

CAMBRIDGE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国外思潮译丛 · 聚焦当代哲学

译丛主编 黄颂杰 朱新民

Alasdair MacIntyre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美] 马克·C·墨菲 编

胡传顺 郭沙 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CAMBRIDGE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成果



国外思潮译丛·聚焦当代哲学

译丛主编 黄颂杰 朱新民

Alasdair MacIntyre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美] 马克·C·墨菲 编

胡传顺 郭沙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美]墨菲(Murphy, M. C.)编;胡传顺、郭沙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7

(聚焦当代哲学/黄颂杰、朱新民译丛主编)

书名原文: Alasdair MacIntyre

ISBN 978-7-309-09718-4

I. 阿… II. ①墨…②胡…③郭… III. 麦金太尔, A. C.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61. 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3929 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asdair MacIntyre (edited by Mark C. Murphy)

ISBN 978-0-521-79381-0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and to the provision of relevant collective licensing agreements,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2007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本书原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此版本仅可在中国大陆销售。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07-844 号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美]墨菲(Murphy, M. C.) 编

胡传顺 郭沙 译

责任编辑/陈军 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75 字数 185 千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718-4/B·467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聚焦当代哲学”中译本前言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曾经占据现代西方哲学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开始走向衰落。这是因为,除了在欧洲大陆出现了像福柯、德里达这样一批非分析派的哲学家之外,英语系国家也涌现出了反对分析哲学的哲学家。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编辑过一本颇有影响的推崇分析哲学的论丛《语言学转向》(1967年),而在1979年,他出版了《哲学和自然之镜》,这本书却沉重地打击了分析哲学。有些西方学者把这本书看作划时代的著作,认为从此以后,西方哲学步入了人们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不过,事实上,西方后现代哲学仍然处在一个形成过程中,它的脉络尚不清楚,对于哲学爱好者来说,掌握它的要点乃是一种智慧上的挑战。虽然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的著作许多已经被译成中文出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界已经深刻地研究和理解了他们的理论。

我们惊喜地发现,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从2002年起着手编辑出版一套“聚焦当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Focus)丛书,至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十一册。这套丛书的着重点是介绍、评论和批判当代英语系国家的哲学家,它囊括了当今公认的最著名的英语系国家的哲学家。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了当今对这些哲学家深有研究的知名学者和大学教授撰写了各种研究性论文,把它们编辑成册,每一册仅仅专注于一位哲学家。我们在2007年把这套丛书推荐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高若海总编。高先生对此很有兴趣,并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购买了其中六册的中文简体字版的版权。它们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阿拉斯戴尔·麦金太

尔》(Alasdair MacIntyr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这六位哲学家是我国学术界比较熟悉而影响也比较大的。罗蒂(1931—2007)是当代美国影响最广泛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文化、文艺批评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两度来华,其中2005年暑假来我国进行了学术访问。麦金太尔(1929—)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伦理学家、政治哲学家之一。戴维森(1917—2003)是当代美国哲学家、语言哲学家,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诺齐克(1938—2002)是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社会哲学家、法哲学家。泰勒(1931—)是当代加拿大道德和政治哲学家、社会哲学家。库恩(1922—1997)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已有许多中译本,而关于他们的评论性论著的中译本倒不多。

这套丛书选取的哲学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比较广泛,他们不光是哲学家,也是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除了哲学,还有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文学、文艺批评、文化学、社会学、科学技术、逻辑学,等等。尽管这些哲学大师在许多领域内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这套丛书的每一册只聚焦于那位哲学家在某一个领域内最为独特的成就。它力图清晰地阐明这位哲学家所注重的哲学议题,以及他如何系统地论证自己对这些议题的回答,所以,读完一册之后,读者对于这位哲学家的独特性就会获得比较清楚而深刻的系统理解。毫无疑问,聚焦性是这套丛书的首要特点。《理查德·罗蒂》注重讨论罗蒂对西方现代认识论的批判,即对表象论和基础论的批评。《唐纳德·戴维森》着重阐述戴维森在语言哲学方面的研究,即他对真理论与意义理论的见解。《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专门探讨麦金太尔对伦理学的论述,即他对以美德为中心概念的伦理学的发挥。《查尔斯·泰勒》集中于泰勒对形而上学的新发展,即他试图在一种新的框架之内重新回答某些传统的哲学问题。《罗伯特·诺齐克》很自然地评述诺齐克的正义论,即他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正义理论。《托马斯·库恩》不容争议地评判了库恩在科学哲学上的独创,即他对科学革命的革命性解释。但是,着重于某位哲学家的

某个领域和理论绝不是撇开其他领域和理论,因为这个聚焦不是孤立的狭隘的,而是以广泛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以及各个学科领域的现状为基础,在与当代各种学说、理论、观点的联系、碰撞、争论、交锋之中展开的。就是说,聚焦性是和全面性广泛性相结合的。因此,每读完一册就不仅能理解这位哲学家的独特性,而且能对这位哲学家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读完这套丛书之后,就会对当代英美哲学具有一个广泛的了解。

还须指出,这套丛书并不是简单地介绍和一般地论述这些哲学家的学说,它还从各种角度批判了这些学说。论文的作者在对这些哲学家表示赞同和颂扬的同时,也不乏批评和诘难。有些作者还提出了非常尖锐的反证和驳斥。从而,通过阅读这套丛书,读者会更深刻地意识到,当代西方哲学是一种极具争议的思想潮流,后现代哲学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改和发展。这套丛书的批判性或多或少为这方面的努力指出了一些可探索的方向。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长处乃是它的可读性。由于上述那些哲学大师力图创建与众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他们往往使用了一些新的词汇和概念。另外,他们所批判的对象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理论,因此他们的论证不得不变得十分的复杂和难以理解。这套丛书的大部分论文都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明各种观点和论证。所以,对于哲学专业和非哲学专业的学者来说,它是一套上乘的参考书。就一般的哲学爱好者和知识分子而言,它乃是一部入门的教科书。

本丛书的译者都是哲学专业的教师和博士生,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反复地讨论和校对,力图忠实于原著,并且,力求译文的流畅。尽管如此,受制于水平等多种原因,错误还是难免。衷心欢迎各位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是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创新基地和研究中心对翻译这套丛书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基地和中心的科研工作。这套丛书也是黄颂杰的科研项

目(“实践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05JJD710125)在进行过程中取得的成果,该项目归属于上述研究中心。

黄颂杰 朱新民

作者简介

贾·加西亚(J. L. A. Garcia), 波士顿学院哲学教授。他的研究涉及形而上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 同时在哲学社会学方面也著述颇丰。其中论文包括:《双重的影响》(《生命伦理百科全书》, 沃伦·赖克编, 第二版, 1995);《反后果论的道德理论之新批评》(《哲学研究》第71期, 1993);《应当做、应当存在和应如是然》(The *Tunsollen*, the *Seinsollen*, and the *Soseinsollen*) (《美国哲学季刊》第23期, 1986);《诸善与诸恶》(《哲学和现象学研究》第47期, 1987)。他正在写作一部论文集:《种族主义的核心》。

戈登·格雷厄姆(Gordon Graham), 阿伯丁大学道德哲学钦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爱丁堡皇家学院研究员、《苏格兰哲学期刊》编辑。他的著述广泛涉及美学、应用哲学和历史哲学诸领域。新近出版的著作有:《过去的形状:通向历史的哲学路径》(1997),《艺术哲学》(第二版, 2000),《罪恶与基督教伦理》(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1)和《基因:一种哲学探究》(2002)。

马克·墨菲(Mark C. Murphy), 乔治城大学哲学副教授。他在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宗教哲学, 以及托马斯·霍布斯的道德和政治哲学方面著述颇丰。他是《自然法和实践的合理性》(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1)和《论神圣权威》(2002)的作者。

特里·平卡德(Terry Pinkard), 美国西北大学哲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涵盖德国哲学以及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著作有:《黑格尔现象学:理性的社会性》(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4);《黑格尔传》(剑桥大学出

版社,2000)和《1760—1860年的德国哲学:观念论的遗产》(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

让·波特(Jean Porter),美国圣母大学约翰·A·奥布莱恩(John A. O'Brien)神学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道德神学,在这方面发表了众多文章,同时也是《自然和神圣法:恢复基督教伦理的传统》(1999)、《道德行动和基督教伦理》(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和《美德的恢复:基督教伦理的阿奎那之关切》(1990)的作者。

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美国圣母大学副教授、H·P·怀特和W·B·怀特(H. P. and W. B. White)伦理和文化中心主任。他的研究专注于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他的论文有:《美德伦理的内在对象》(《中西部哲学研究》第13期,1988)和《道德现实主义和非道德主义》(《中西部哲学研究》第12期,1987)。他正在写作一部关于美德伦理在当代道德哲学中复兴的著作。

史蒂芬·特纳(Stephen P. Turner),南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研究教授和哲学系主任。他的著述涉及社会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等广泛领域,其中包括关于马克思·韦伯的几本著作。他编辑了《韦伯剑桥指南》,最近还与保罗·罗思(Paul Roth)合编了《布莱克维尔社会科学哲学指南》。他的新近著作有:《智力,实践,相对主义:认知科学之后的社会理论》(2002)和《自由主义的民主3.0:技艺时代的市民社会》(2002)。

目 录

作者简介	1
导论	马克·墨菲 / 1
第一章 麦金太尔论历史与哲学	戈登·格雷厄姆 / 11
第二章 麦金太尔近期研究中的传统	让·波特 / 44
第三章 社会科学哲学领域中的麦金太尔	史蒂芬·特纳 / 80
第四章 现代(主义的)道德哲学与麦金太尔的批判	贾·加西亚 / 108
第五章 麦金太尔与当代道德哲学	大卫·所罗门 / 132
第六章 麦金太尔的政治哲学	马克·墨菲 / 174
第七章 麦金太尔对现代性的批判	特里·平卡德 / 200
参考文献	227

导 论

马克·墨菲

在1991年的一次访谈中,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将他自己哲学研究的历程概括如下:

作为一名专业的哲学家,我的生涯可分为三个部分。从1949年我成为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研究生到1971年,这二十二年是一个时期。现在回顾起来,这个时期好像是混杂的和杂乱无章的,有时是零零碎碎的,而且常常是令人懊丧和混乱的探索。尽管如此,最终我还是从这个时期学到了很多。从1971年我移居到美国后不久到1977年是中间时期,这是我时常痛苦地自我批判的反思时期……从1977年起,我已经从事了一种单一的研究项目,《追寻美德》(1981)、《谁之正义? 何种合理性?》(1988)和《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样式》(1990)是其中的核心部分。(MacIntyre 1991a, pp. 268-269)

以下七章的大部分^①涉及麦金太尔的成熟见解,也就是已经在“单一研究项目”中显现出来的这些论点——简略而言,我把这个“单一研究项目”简称为“《追寻美德》研究项目”——《追寻美德》、《谁之正义? 何种合理性?》、《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样式》以及(那次访谈以后的)《依赖性的理性动物》(1999)已为该项目做出了贡献。我的这个导论尽管简略,

其目的是为麦金太尔成熟观点的形成提供一些背景。关于1971年以前麦金太尔标明为“零零碎碎的”的探究,我想说几句。的确,这个时期他的著述所关涉的主题,使用的文风显然是形态各异的,而且是在不同的讨论会上出现的。人们无法从中找到标志其后期研究的思想的连贯性及目的的单一性。但是,尽管如此,在那些著述中显示出一系列的关注和承诺(commitment),这些关注和承诺使得人们可以理解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的前后轨迹。

第一节 社会批判、意识形态和哲学

麦金太尔早期研究的方向可以通过如此方式得到理解,即他在探究进行大规模社会批判的充足立场,并且,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有希望的立场,尽管如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现成解释对该任务而言最终仍然是不充分的。

麦金太尔的学术研究总是为其社会批判服务的。(不仅仅其早期的著述是如此,属于《追寻美德》项目的研究也是如此。有人认为,《追寻美德》研究项目中的麦金太尔是某种类型的社会和政治的保守主义者,这种观念在下述程度上被证明是一种谎言,即他后期著作强调这样一些方式,按这些方式,美德理论和自然法伦理学是反文化的并且事实上是革命性的。参见,如《美德(Sophrosune):美德如何可能分裂社会?》[MacIntyre 1988c]和《颠覆性的自然法:以阿奎那为例》[1996a],也可参见 Knight 1996。)然而,麦金太尔所向往的社会批判不是零碎的事务,更确切地说,它系统地探究现代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缺陷。从事这种系统的批判需要一种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这种批判方可进行。麦金太尔在其早期研究中显示出,自己专注于一些主要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和基督教是其所聚焦的核心——这些意识形态自称能够诊断现代性的弊病并且能指出治愈的道路。

很多作者仅仅以藐视的方式使用“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这点部

分地呈现出我们已经是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这一确信,如麦金太尔已经论证的,其本身好像太过于显然以致自身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参见 MacIntyre 1971b, p. 5。)但是,麦金太尔所理解的意识形态为大规模社会批判所需要的一种立场提供了期望。麦金太尔写道,意识形态具有三大主要特征。首先,它们超越于那些仅仅通过经验探寻就可认知的性质,而把某些性质(properties)归于世界。其次,它们既关注事实,也关注价值;既提供对世界存在方式的解说,也提供对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解说。它们为这些事实的和价值的领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特殊的图景。第三,意识形态以这样一种方式表明自己,即规定它们的拥护者们的社会生活(MacIntyre 1971a, pp. 5-7)^②。的确,意识形态能够使自身与哲学和社会学的挑战分离,以致它们成为空洞而无内容的东西。但是,在提供一幅系统的世界图景时——这一图景能够统一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并且能够在其拥护者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保护——一种充足的意识形态处于一个试图进行大规模社会批判的人所应该正在探求的范围之内。

就麦金太尔早期研究而言,其表达所基于的立场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虽然他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道德恐怖之前就已退党)并且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上继续很活跃(Knight 1998, p. 2)。但是,麦金太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支持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终极充足性的深深不安是共存的。麦金太尔写道,马克思主义多次遭受驳斥,马克思主义的持久力量只能归因于它明确表达某些真理的能力,而在其他意识形态结构内,这些真理是不可明确表达的(《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第 117—118 页)。我认为,麦金太尔想的乃是,马克思主义解说了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对于人的生活 and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扭曲性影响:

当作为一个工人的人自身成为一件商品时,他基本上就是异化了的,与他自身疏远了。在劳工的形式下,人把他自身当作一件商品,当作对象。因此,作为劳工他对象化、外在化他自身的存在。这个结果就是,生活变得不再是作为他本质人性之部分而被享受

的某种东西……

成为人就是要疏远自身。但是,当人分离为反对自身的存在者时,当他能够想象自己是一件商品时,他就破坏了人与人所构成的社群(community)。(《马克思主义:一种解释》,第50页)

正是因为麦金太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他才忠诚于那些见解。实际上,麦金太尔所忠诚的这个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破坏性特征的观点包括现代官僚政治国家,这种忠诚至今没有任何改变。麦金太尔已经承认,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它是他在不同时期没有不同看法的少有的几个观点之一(参见 MacIntyre 1994b, pp. 35,44)。然而,麦金太尔不赞同他所见到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任何解释:无论是斯大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取代斯大林主义而盛行于英国新左派的人道主义,最终都不能生存下来^③。

面对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诸种理解并做出一种选择,对马克思主义者们而言,绝不是不熟悉的经验。自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成套的理论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面临着一种严峻的抉择(参见 Karl Kautsky 1906 [1914]以及 Eduard Bernstein 1899 [1993];就那些见解的有益讨论而言,参见 Hudelson 1900, pp. 3-28)。科学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观念,它明确表达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与变革的规律,这些规律指出了通过资本主义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的道路。另一方面,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因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败坏、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特征,以及把资本主义的生活模式转变成社会主义的生活模式之适当道德手段提供了批判性解释。人们可能会说,科学马克思主义是“存在”(is)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应当”(ought)的马克思主义。

麦金太尔早期的著述把这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模式当作靶子。科学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一种对社会形式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说

明,按照麦金太尔的见解,它面临着两个无法克服的困难。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简单地当作一组社会科学规律,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对那些掌权者而言仅仅是操纵社会变化的一种工具,是掌权者如何能操纵群众的一种指导手册。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解正是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核心,根据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是最终可以产生普遍社会主义的调整杠杆和推动按钮之一。因为那种视角完全是价值中立的(value-free),任何调整杠杆和推动按钮的方式都不能在道德上引起质疑。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对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状况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解说,那么,对于清除异己、大肆杀戮和虚假公审——如果它们可用作为最终产生普遍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条件——就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其进行批判。因此,麦金太尔用来反对科学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个根本性批判就是,它在道德上是空洞的(MacIntyre 1958, p. 32)。麦金太尔用来反对这个立场的另一批判就是,直截了当地说这个立场是虚假的:可被发现的这样一些社会科学规律是不存在的,即这些规律可能使得潜在的中央计划者调整杠杆,以导致资本主义的衰亡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人这个能动者的特征排除了充分表述任何这样的规律的可能性(参见《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第82—86页;《追寻美德》,第88—102页)。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道德上是空洞的,在科学上也是虚假的。

所以,麦金太尔对那些根据道德基础而拒斥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表达了钦佩就不是那么令人惊奇了。人们也许期望麦金太尔站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这一边。事实上,一位关于麦金太尔观点发展的近期研究者已经断定他显然是在这个阵营中(Mcmylor 1994, p. 12)。但是,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确实是在于,后者暴露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社会关系中的畸形,然而,很早以前麦金太尔甚至就几乎不相信可以找到一个从其出发就可以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内容的立场。伯恩斯坦在19世纪末所写的东西没有显示出任何为维护马克思主义道德内容而担忧的迹象。也许这是因为他对这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康德哲学观点

的信任,这种康德哲学观点即:人们从来都不应该仅仅被当作手段,而他们总是应该被当作目的。麦金太尔在 20 世纪中期所写的东西中没有这样的信念。

麦金太尔对这个观点缺乏信任,这根本不令人感到惊奇。在 20 世纪 50 年代,英美道德哲学中主流的理论观点是各种样式的情感主义和规定主义(prescriptivism)。根据这些样式,道德判断就只是各自的情感表达(例如,“操纵的审判是错误的”意味着“对于‘操纵的审判’——嘘!”这些东西)或者对偏爱的明确表达(例如,“操纵的审判是错误的”意味着“不让操纵的审判发生”这些东西)。麦金太尔不能明白的是,在如此理解那些道德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将如何解释在道德赞同和责难中所谓的权威。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谴责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的手段时,在那责难中被使用的权威是什么?如果在如此批判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批判者重新肯定他或她对斯大林主义手段的非难,那么到底为什么任何人应该听从他或她呢?(《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第 124—127 页;也可参见《追寻美德》,第 68 页。)麦金太尔写道,斯大林主义的道德批评者“通常是一位真正具有同情心的人物”(MacIntyre 1958, p. 31)。麦金太尔在早期研究中正是这样的人物。

第二节 走出“道德荒野”的路径存在吗?

在 1958 年,面对斯大林主义者及斯大林主义者的道德批评者即人道主义者,麦金太尔为《新理性人》^④撰写了可分为两部分的《源自道德荒野的注解》一文。在该文中,他诊断了根植于人道主义者接受道德原则自治的人道主义立场中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就是,道德立场的领域独立于并且对立于自然、社会和历史事实领域。斯大林主义的道德批评者将道德判断领域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的领域中割裂出来,从而使他或她自己中断了抵达其道德结论的论证之路(也参见《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第 124 页)。所保留下来的仅仅是任意的选

择——我赞成那些价值,我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那种生活方式。但是这种分离导致了道德批判的无效和道德评价的不可理解。这样一种道德理解允许斯大林主义者也玩起了选择游戏:“如果(斯大林主义的道德批判者)以‘吾立于此,别无所能’(Hier steh'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这种精神选择了其价值,那么[斯大林主义者]不是也可以运用同样的价值吗?”(MacIntyre 1958, p. 35)因此,当道德从其他的判断和探究领域割裂出来之后,道德就变得“像原始图腾,它们仅仅是我们偶然发出的命令。这就是把‘应当’转变成一种神经质式的咳嗽,我们希望,这种伴随着我们的咳嗽将使我们的发声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⑥(MacIntyre 1959b, p. 42)。

科学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都以他们自己的诸种方式割裂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关联,从而他们都排除了从一种权威性的道德立场上从事社会批判的可能性。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做法是把道德判断的领域当作幻想的或者仅仅是附带现象;人道主义者的做法则是使其排除了道德权威。所需要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即一条足够紧密地联系道德与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和其他领域的道路,以防止其成为一种仅仅是偏爱或选择的问题,但又不是紧密得让“应该是什么”变成只是“被保证是什么”。麦金太尔提出,我们能够通过把伦理学和我们可以称之为真实的人之欲望联系起来以获得这条中间道路,这种人之欲望是没有变形和扭曲的欲望(MacIntyre 1959b, pp. 46-47)。因此,道德是建立在欲望之“存在”的基础上,但道德并不从属于欲望。因为他允许道德判断的标准是真实的欲望,而不是被扭曲的欲望。其关键是解释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先决条件:我们能够以一种非循环论证的方式(a non-question-begging way)解释为什么正是某些社会生活形式扭曲了欲望,并且能够准确地解释它们是如何扭曲欲望的。麦金太尔写道,需要的是一个“人之本性的概念,这一概念必须是任何道德理论探讨的核心”(MacIntyre 1959b, p. 45)。提供这样一种解说,我们将必须深切地关注人之本性在何种程度上被历史性地得以决定,并且我们将不得不注意,我们所赞同的伦理学是要能被制度化的。正如麦金太尔从其早